



# 拯救 费思

[美国] 戴维·鲍尔达奇 著  
王金凯 任中棠 译

## Saving Faith

译林出版社



# 拯救费思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著 王金凯 任中棠 译

## SAVING FAITH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拯救费思 / (美) 鲍尔达奇 (Baldacci, D.) 著; 王金凯, 任中棠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Saving Faith  
ISBN 7-80657-319-4

I. 拯… II. ①鲍… ②王… ③任…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383 号

Copyright © 1999 by Columbus Rose,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M. Priest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44号

书 名 拯救费思  
作 者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译 者 王金凯 任中棠  
责任编辑 田 智  
原文出版 Columbus Rose, Ltd.,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4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19-4/I·271  
定 价 (精装本)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虚构背后的真实

## ——《拯救费思》里的伦理与政治思考

李建波

《拯救费思》原文书名是 Saving Faith, Faith 在英文中既可做人名,其本身也是一个常用词,意为“信仰,信任”。作者为了避免读者忽略 Faith 这个词的双关意义,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巧妙的强调:失败伴随其一生但却永远乐观的父亲给女儿取名费思(Faith),并不无诙谐地说,有信仰(Faith)相伴左右,他怎么会失败呢?可见小说的题目是双关语:其表层意义说的是小说人物费思身处险境,私人侦探李·亚当斯、联邦调查局特工雷诺兹以及布坎南等各显其能,救她出苦海。另外一层意思则是“拯救信仰”。难怪有不少读者称《拯救费思》是一部“伦理小说”、“政治小说”。

正面人物拯救费思的行动自不必说,小说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包括反面人物,似乎都致力于含义多层的种种“拯救”行动。布坎南在华盛顿从事院外活动二十余年,极尽助纣为虐之能事,让环境污染者毒害大众而不受惩罚,使枪支制造商间接地杀害无辜而不受阻挠。可是几次摄影远征的所见所闻改变了布坎南,他目睹了非洲等地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开始通过自己在华盛顿的院外活动为贫困国家争取更多的援助,在“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穷人的同时“拯救”自己的良知。布坎南的助手费思·洛克哈特是小说中被拯救的对象,但她之所以成为被拯救的对象是因为她试图拯救布坎南:中情局的桑希尔发现布坎南采取变相贿赂议员的手段争取外援提案获得国会通过,便胁迫布坎南为其服务。这一切没有

逃过费思的眼睛,为了拯救布坎南,她尝试着到联邦调查局寻求帮助,从而惹来杀身之祸。李·亚当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地卷入拯救费思的行动,而且很快便发现自己陷入或者拯救费思或者拯救生命受威胁的女子的两难之中。联邦调查局女特工雷诺兹因临时另有公务改派纽曼与费思接洽。可就在这次接洽过程中,桑希尔安排的杀手下手了,纽曼死于非命。联邦调查局与费思的接触是保密的,杀手守株待兔的做法表明其掌握内线情报。往常都是由雷诺兹与费思接洽,偏偏出事之时雷诺兹不在现场,她自然脱不了嫌疑,再加上中情局蓄意陷害,拯救费思对于雷诺兹来说也是拯救她自己。而且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代表人物,雷诺兹拯救费思的行动也难免掺杂了为联邦调查局拯救声誉的成分。桑希尔之所以胁迫布坎南替他搜集议员受贿的证据,目的是胁迫议员们投票,赞成给中情局增加预算、扩大职权,从而“拯救”日益暗淡的中情局形象。当他的计划因费思与联邦调查局接洽而面临败露的时候,他又不择手段地投入“拯救”其计划的行动。

不难看出,《拯救费思》的情节是用相互交织的“拯救”行动编结出来的。种种不同的拯救对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拯救者的“信仰”或曰“信念”。“拯救信仰”(Saving Faith)是基督教圈内常议的话题,犹如经济圈内人士常谈的“市场规律”。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一般读者也都深知这个词组与宗教的联系。不过,基督教所谈论的“拯救信仰”不是个动宾词组,其中的“拯救”是定语,意为“能够拯救灵魂的”。基督教认为,魔鬼也有信仰,因为它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威力,但是魔鬼却不服从上帝的旨意,拒绝行善,因此它们的信仰便不是“能够拯救灵魂的信仰”,或曰不是“拯救性信仰”。不言而喻,在基督徒看来,“能够拯救灵魂的信仰”就是相信上帝并按上帝的意旨行事,或者推而广之,就是信善行善。可以肯定地说,鲍尔达奇为这部小说所选取的书名是其创作深受养育他的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体现,是其有意在

作品中探讨与基督教有关的伦理问题的醒目索引。归纳起来,《拯救费思》中描写的信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拯救性信仰”,另一种是“非拯救性信仰”。

毋庸置疑,桑希尔所致力于拯救的是“非拯救性信仰”。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桑希尔是为平息妒火不惜杀害手足的该隐式人物。这就注定了他受诅咒的命运。从现实角度来看,桑希尔崇拜的是主宰他人命运的权力,他恃强凌弱,从控制和摆布他人命运中获得乐趣,是社会非正义的代表。社会非正义的力量在小说中处处都能感觉得到。一方面,我们跟随布坎南到非洲贫困国家“目睹了大规模掩埋孩子的尸体”;另一方面,我们与布坎南一同感受了过着奢华生活的国会议员们的贪得无厌。拯救费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拯救布坎南,拯救行动是连锁性的,犹如拯救者拉住了失足掉下悬崖的费思的手,而费思又紧紧地抓住布坎南的手。实际上她正是为了“拯救”布坎南而滑下“悬崖”的。布坎南是具有高度真实性的正义化身。其真实性的主要表现在于:在社会非正义势力强大的现实中,正义的化身不是纯正的,而是正义与非正义交织在一起,正义的目的需要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实现。布坎南不惜倾家荡产为贫穷国家争取更大的援助是在拯救“拯救性信仰”,是正义向非正义的宣战,然而布坎南却不得不采用贿赂的手段。费思拯救布坎南也是在拯救“拯救性信仰”,是在伸张正义;李·亚当斯和雷诺兹拯救费思也是在直接和间接地维护正义,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险遭厄运。非正义力量的普遍性、正义的现实复杂性、主持正义的危险性以及正义胜出的艰难性是《拯救费思》所叙写的伦理真实。

在《拯救费思》里,正义与非正义的争斗是作者借以抓住读者情感的主要因素:非正义趾高气扬令读者义愤填膺,正义战胜非正义甚或邪恶令读者拍手称快。在调动这些伦理因素的过程中,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就是正义的标

准问题。小说中正义的标准在拯救者与被拯救者之间的关系中有所体现。布坎南不惜自己的钱财,不惜破坏自己国家的朝纲,为远在亚非的穷人谋利益,这无论在小说中的其他正面人物看来还是在读者看来,都是正义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正义的因素多于非正义的因素。这似乎体现了利他主义的正义标准:牺牲自身或与自己关系近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服务于与自己关系远的个人或团体利益。费思为拯救布坎南身陷危境而不惜,李·亚当斯不畏艰险拯救费思等,都是这种正义性的体现。同时,另一种情形也同样引人注目,在布坎南的正义行为中也有厚近薄远的成分:为了拯救费思,布坎南放弃了拯救亚非穷人的事业。可见在美国的伦理观念中,正义的标准是复杂的,相对的。

实际上,正义标准的问题一直是与政治观念密切相关的。贵族统治赖以存在的一个主要观念是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正确把握正义的标准。而民主政治则宣称全民都能正确把握这一标准。正义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密切联系也是一些评论家将《拯救费思》时而称作“伦理小说”,时而称作“政治小说”的一个原因。当然,评论家将《拯救费思》称作“政治小说”,主要是基于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对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深刻思考。在探讨这方面问题之前,有必要对鲍尔达奇其人有所了解:鲍尔达奇一九六〇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学里先是学习政治学,获学士学位,后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华盛顿特区做律师达九年之久。政治和法律专业的学习以及在美国权力中心担任律师的经历显然勾起了鲍尔达奇对政体机制与政客犯罪之间关系的兴趣。在他迄今出版的六部小说里,权力问题和腐败问题是一贯的主题。在《拯救费思》里,鲍尔达奇所关注的是民主政体中政客的可腐化性。这种可腐化性首先来自政客自身的不平衡心理。以布坎南贿赂的米尔斯戴德参议员为例,我们听到他在向布坎南发这样的牢骚:“我来这里已半辈子了。薪水很荒唐——对我这样的能力和境界的人

来说确实太微不足道了。你知道我可以从外边挣钱。那是你为国服务所做出的牺牲。”的确,对于有些政客来说,从政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二十世纪中叶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回忆,他从政前是福特公司总裁,年薪四十一万美元,从政后每年只有两万五千美元,加上停配的股份等,担任一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经济损失在三百万到四百万美元。当政客们既不想放弃高官的显赫又想捞回损失的金钱的时候,受贿便水到渠成。这便是布坎南的计划得以实施的原因。在这里,鲍尔达奇实际上道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质,决策由投票产生,投票被金钱控制。桑希尔的计划则揭示了民主政治可腐化性更为可怖的现实画面。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对其相互牵制的监督体系沾沾自喜,但是鲍尔达奇却描画了一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且是在最后的图景,黄雀身后无人牵制。在小说里,这只黄雀就是中央情报局。中情局的保密性将民众监督拒之门外,中情局的调查手段使其易于嗅到腐败气味。一旦桑希尔之流不是用腐败的罪证来铲除腐败,而是利用手里的罪证控制政客,那么悖论就出现了:反腐败的呼声越高,惩罚腐败的措施越严,腐败的官员惮于败露,便会对包括行贿者在内的知情者更加俯首贴耳。这种恶性循环便是美国式民主政体中金钱与政治关系延伸的结果。

对这一结果的描绘反映了这样一种真实:“水门事件”、莱温斯基风波等丑闻已经削弱了美国人对政客们的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美国式民主政体的信心。所以从政治小说的视角来看,《拯救费思》要拯救的正是人们对美国民主政体的信仰,而拯救这种信仰的出路在于打破权钱交易的恶性循环链。小说中的解决方案是:被桑希尔抓住行贿证据的布坎南为了拯救费思不畏身败名裂,挺身而出,揭露桑希尔的阴谋。这一解决方案带有浓重的象征色彩。鲍尔达奇曾说过:“在我的小说里,我至少要让其中的一个人物作为‘每个人’的代表。这样一来,读者就会对小说中的



事件有认同感,就会同情(或者痛恨)小说中的人物。一般故事都需要某种道德焦点(moral linchpin),在我的故事里这种道德焦点总是存在的。”在《拯救费思》中,费思便是“每个人”的代表,拯救她于危难具有拯救民众的象征意义。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拯救民众利益是这部小说的“道德焦点”,也是拯救面临危机的政治信仰的必由之路。

小说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后,一度荣登《出版家周刊》畅销书榜首,引起较大反响。但也有一些美国读者认为小说情节纯属虚构,难以令人信服:令人敬畏的中央情报局怎么会枪杀包括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内的无辜者呢,而做这一切不是敌人用间的结果,而是由于争风吃醋,同室操戈!有趣的是,作者鲍尔达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似乎特别强调他的这部作品拥有雄厚的生活基础:“在为这部小说准备素材的时候,我拿出那么多时间与政客打交道,以至于我自己也闪过要参加竞选的念头,多亏夫人英明,阻止了我的荒诞想法。”的确,在政界人物的刻画上和细枝末节的处理上,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入生活的硕果。然而就情节整体而言,小说的真实性更带有漫画的色彩:事件本身可能与现实有些出入,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某些典型特征还是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尤其是这些机构之间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

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由来已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福之所以在二战期间成立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正是因为盟国抱怨美国情报机构之间恶性竞争激烈,缺乏统筹协调。但是战略情报局成立以后,并未结束各军种以及其他情报机构之间的混争。二战结束后,美国情报体系是集中统一还是分散多头的问题再度引起一片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折衷的:成立中央情报局,但各军种以及国务院等的情报机构仍然保留。竞争也依然存在。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本来相安无事,前者负责海外,后者负责国内。在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极尽暗杀、颠覆别

国政府之能事，风头出尽。但是冷战之后，美国人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安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更加引人注目。而且在缉毒等行动中，联邦调查局也把手伸向了海外。在美国情报机构竞争传统的背景之下，桑希尔之流的心理不平衡是不言而喻的。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毒计用尽；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不免使人们对桑希尔的卑劣残忍手段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见小说情节的基本建构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自然，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实际上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机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的一个写照。同样，作品关于桑希尔残酷竞争的心理描写也有普遍意义上的可信性，因为这些描写是建立在西方人所认同的文化原型和文学图式的基础上的。嫉妒是桑希尔与联邦调查局进行比拼的主要原动力。他痛恨联邦调查局利用中情局的工作成果沽名钓誉，“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罗伯特·桑希尔恨之入骨的组织的话，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嫉妒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大弱点，是犯罪的主要诱因。在西方文学的主要源泉——《圣经》里，人类第一次谋杀就是嫉妒作祟。许多备受读者或观众喜爱的小说或戏剧也都围绕嫉妒展开，其中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和《奥赛罗》堪称典范。

在《拯救费思》里，如果说是嫉妒导致美国情报机构之间残酷竞争，导致桑希尔追杀无辜，那么爱心便是化解嫉妒危险性的良药。与桑希尔该隐式嫉妒形成对照的是私人侦探李·亚当斯对前妻现任丈夫埃迪的醋意。埃迪本是一位失业工程师，且有酗酒毛病。亚当斯对前妻再嫁埃迪本倒也心平气和。不料埃迪竟发明了某种微型芯片，一夜之间成了大富翁，这令亚当斯醋意大发。阻止其醋意演变成具有危险性嫉妒的是他对女儿的爱：“在多数情况下，他对前妻现在拥有的财富并不感到嫉妒，因为那也意味着他的女儿决不会缺吃少穿。”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爱心有无以及爱心是

否占上风往往是作品以喜剧或悲剧结局的原因所在。桑希尔和亚当斯对妒意的不同解决方案及其所导致的不同结局再一次演示了这样的程式。

西方社会之所以极力推崇抽象的爱心,或曰博爱,是因为博爱与自由、平等一道构成了西方的社会理想;对个体自由过分追求而形成的残酷竞争局面挤占了平等的空间,所以博爱的境界尤其令人神往。在现实中,亚当斯那样的对象具体的爱心是有的,而且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或可解决鲍尔达奇在《拯救费思》里所面对的伦理、政治问题的博爱是理想化的产物,现实中难以寻觅。在作品中,正义获胜、政治阴谋被戳穿似乎都有赖于正面人物受到爱心驱动;小说中所涉及的伦理、政治问题似乎在爱心面前都会雪融冰释。这不免有过分简单化之嫌。读者从中仿佛看到鲍尔达奇在陷入令其困惑的伦理、政治问题的漩涡之前,抓住了一根拯救自己的稻草。

## 第 一 章

那伙人忧郁地坐在位于地下深处的一个大房间里，只有一部高速电梯能进出这个地方。这个密室秘密地修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打的旗号是修缮位于其上方的私人建筑。当然，原先的计划是将这个“超级掩体”用做核打击时的避难所。这处设施不是为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建造的，它针对的是那些人，其相对“不重要”的级别决定了他们将来不可能及时逃脱，但又应得到常人得不到的保护。从政治上讲，即便是在大毁灭的情况下，也必须有秩序。

修建这个掩体的时候，人们相信，只要钻进一个钢茧里便有可能在直接核打击中幸存下来。大毁灭消灭了其他国人之后，领导人就会从碎石瓦砾里冒出来，所剩下的已没有什么可领导的了，除非把水蒸气也算进去。

原先地面上的建筑早已夷平，但闲置了多年的小商业街下面的这个地下室却保留了下来。事实上这个密室已被所有的人遗忘了，因此现在用做这个国家主要情报搜集机关某些人的集会场所。因为这些会议与这伙人的公差无关，所以有点风险。这些聚会上讨论的问题是违法的，而今晚甚至讨论了谋杀。因此额外的防范措施是必要的。

超厚的钢墙已经另加了铜层。这项措施，连同头顶上数吨的土，是防范那些潜伏在外层空间或其它地方爱打听的电子耳朵的。这些人并非特别喜欢到这个地下室来。来这儿不方便，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对他们无可否认的间谍口味来说也过于詹姆

斯·邦德化了。然而，事实是，围绕着地球布满了先进的监控技术，地球表面进行的谈话几乎无一能逃过监听。要想躲避敌人，只有钻入地里。即使在他们那个扑朔迷离的玩躲猫猫游戏的世界里，如果说有一个不用担心谈话被偷听的聚会地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

参加会议的老人都是白人男性，大多已到了局里规定的六十岁退休年龄。他们衣着不抢眼，而且职业化，看上去像医生、律师或投资银行家。见过这伙人一天之后，也许就再也想不起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了。不引人注目是他们的一贯作风。

总体说来，这个阴谋小集团拥有成千上万条普通百姓永远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因为公众肯定会谴责造成这些秘密的行为。然而，美国常常需要结果——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这些结果只能通过把世界的某些地方捣成血淋淋的肉酱才能得到。这帮人的工作就是要盘算如何秘密地取得这些结果，又不使美国遭到非议，而且还要保证国家安全免受麻烦的国际恐怖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实力扩张不悦的外国人的破坏。

今晚聚会的目的就是密谋杀掉费思·洛克哈特。根据法律，总统的行政命令禁止中央情报局进行暗杀活动。然而，这些人虽受雇于情报局，但今晚却不代表中央情报局。这是他们私下的议事日程，大家对这个女人必须死而且必须马上死没有什么异议；这对国家的平安至关重要。对此，这伙人很清楚，而即使是美国总统也不知道。但由于事关另一条性命，所以这个会议变得很激烈，而这帮人就像一个核心班子里那些装腔作势的成员，为了争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政治恩惠，在国会山上唇枪舌剑。

“那么你说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一边说，一边用纤细的手指驱赶烟雾腾腾的空气，“除了洛克哈特，我们还得杀掉一个联邦特工。”这个男人怀疑地摇摇头。“为什么要杀一个我们自己的人？那只能造成灾难。”

坐在桌子顶头的先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罗伯特·桑希尔是中央情报局最杰出的冷战斗士，一个在情报局里地位特殊的人。他的声望不容否认，他的屡屡战功无与伦比。作为负责行动处的代理副局长，他是情报局里最高的不受控制的保安。行动处副局长负责开展秘密搜集外国情报的外勤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处也被非正式地称为“间谍办事处”，而副局长在公众中尚无人认识。这个职位最适合做些有意义的工作。

桑希尔组织了这个精选小组，其成员和他一样对中央情报局的事态非常失望。是他记起了还有这个庞大的地下密藏器<sup>①</sup>。还是他桑希尔搞来钱秘密地恢复了地下室的工作状态并更新了设施。像这样滥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的玩艺儿成千上万，遍及全国各地，其中许多已完全废弃。桑希尔忍住笑。唉，如果政府不浪费公民的辛苦钱，那么政府还有什么可做的？

甚至现在，当他的手滑动在精致的内置烟灰缸的不锈钢托上，吸着过滤的空气，感受着地下四周的壁垒森严时，桑希尔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冷战时期。的确，桑希尔常将笨重的俄罗斯公牛当做冷不防射出毒液的敏捷的沙漠之蛇来对付。有许多人毕生就想颠覆美国。他的工作就是要确保这种事情决不发生。

桑希尔凝视着桌旁的人们，估量着每个人对国家的忠心程度，觉得跟自己毫无二致，非常满意。他早就希望终身服务于美国。他父亲以前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战略情报局是二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对父亲当时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所知，但父亲却向儿子灌输了人生之幸莫过于为国服务的哲学。桑希尔从耶鲁大学一毕业便加入了情报局。他父亲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一直为儿子感到骄傲，但比不上儿子为老人感到的那份自豪。

桑希尔的头发亮若银丝，使他具有一种尊贵的气质。灰色的

---

① 存放现代历史资料和文物的密藏器，埋藏起来供后人了解现代情况之用。

眼睛炯炯有神,下巴浑圆有力。他的声音深沉而优雅;无论是技术行话,还是朗费罗<sup>①</sup>的诗歌,他都能侃侃而谈。他穿着三件套的西服,喜欢用烟斗抽烟。五十八岁的桑希尔本可以从中央情报局静静地退休,而后像以前的公务人员一样过上舒适的生活,畅游各地,博学多识,但他从未想着会静静地出去,理由是明摆着的。

最近十年,中央情报局的职责和预算被削减了十分之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进展,因为现在爆发在世界各地的灾难往往是那些不对任何政体负责并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狂热分子造成的。几乎人人都以为高新技术可以消除世界上的一切罪恶,但世界上最好的卫星也不能漫游于巴格达、汉城或贝尔格莱德的小巷,去探测当地人民的情感温度。太空计算机也决不能捕捉到人们在想什么,他们心中潜伏着什么恶魔般的冲动。而桑希尔却总会挑选一个精明的外勤特工,让他去冒生命危险,去执行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硬件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桑希尔在中央情报局就有这样一个技术娴熟的特工小组,对他及他的私下议事日程忠心耿耿。他们为了重现情报局昔日的辉煌而卖力工作。现在桑希尔终于有了实施这个目标的工具。他很快就会支配国会议员、参议员、甚至副总统本人,还有足够的高级官僚来阻止一项独立的计划。桑希尔就会看到自己的计划复兴,他的人青云直上,情报局在世界上的职责范围恢复到恰当的地步。

这个策略是为约翰·埃德加·胡佛<sup>②</sup>及联邦调查局而制定的。桑希尔认为,得益于这个已故的局长和他掌握的那些大权在握的政客的“秘密”档案,调查局的预算和影响才处于全盛时期,这决不是巧合。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罗伯特·桑希尔恨之入骨的组织的话,

---

① 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美国诗人,著有长篇叙事诗《海华沙》等。

② 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 1895—1972):美国犯罪学家,任期达四十八年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那就是联邦调查局。但他要千方百计地让他的情报局东山再起，甚至不惜从死敌那里偷窃情报。好吧，看我胜过你，埃德。

桑希尔又注视着簇拥在他周围的人。“不杀我们自己的人当然是最理想的，”他说，“然而，事实是联邦调查局对她实施二十四小时暗中保护。惟一可以袭击她的时间是她到别墅去的时候。他们不预先通知就将她作为证人保护，因此我们必须在别墅袭击他们。”

另一个人说话了。“好吧，我们干掉洛克哈特，但看在上帝的分上，鲍勃，让那联邦调查局特工活命吧。”

桑希尔摇摇头。“风险太大了。我知道杀掉一个特工很令人痛惜。但现在逃避我们的责任会酿成灾难性的错误。你们知道这次行动的投入。我们不能失败。”

“见鬼，鲍勃，”第一个提出异议的人说，“你知道，如果联邦调查局知道我们干掉了他们一个人，会发生什么吗？”

“如果我们连这种秘密都不能保守，那我们还能干什么，”桑希尔厉声说，“这又不是第一次有人做出牺牲。”

另一位成员坐在椅子上往前靠了靠。他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但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极端的冷酷无情赢得了全组的尊敬。

“我们的确只注意到要干掉洛克哈特来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布坎南这一方案。为什么不呼吁联邦调查局局长给他的人下道命令放弃调查呢？这样就不会死人了。”

桑希尔失望地看了年轻的同事一眼。“那你打算如何去向联邦调查局局长解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呢？”

“伪装一下真相如何？”年纪较轻者说，“即使在情报这个行当中有时也有余地，不是吗？”

桑希尔兴奋地笑了。“那么我应该向联邦调查局局长说——顺便说一句，他可是希望我们大家永远埋葬在博物馆里——我们希望他取消这可能会一鸣惊人的调查，这样，中央情报局就能利用



非法手段打败他的联邦调查局了。太棒了。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那么你想在哪里服满你的刑期呢？”

“看在基督的分上，鲍勃，我们现在是在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这不是一九六〇年了。不要忘了 CTC。”

CTC 指的是反恐怖中心，这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共享情报及资源，向恐怖主义开战的一次合作努力，参加者普遍认为这很成功。而在桑希尔看来，这只是联邦调查局又一次贪婪地插手他的事务。

“我恰好参加过反恐怖中心的活动，”桑希尔说，“我倒觉得它是监视调查局及其行动的理想场所。据我所知，他们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得了吧，我们都在一个小组，鲍勃。”

桑希尔的眼睛盯着那个年纪较轻的人，直盯得屋子里的人都发愣。“请你再也不要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了。”桑希尔说。

那人脸色苍白，坐回到椅子上。

桑希尔咬紧烟斗。“你想让我跟你具体举例说说联邦调查局利用我局的成就沽名钓誉吗？利用我们外勤特工的鲜血？利用我们无数次挽救世界于危亡之中？他们如何操纵调查来压制别人，来充实本来就很膨胀的预算？你想让我跟你举例说说在我三十六年生涯中联邦调查局如何极尽所能使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人蒙受耻辱吗？你想让我说说吗？”那人在桑希尔盯着他时慢慢地摇摇头。“我才不在乎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来这里吻我的脚丫子并向我发誓永远效忠呢——我动都不动。决不！我说清楚了吗？”

“我明白。”年纪较轻者说，不再困惑地摇头。除了罗伯特·桑希尔，房间里人人都清楚联邦调查局同中央情报局实际相处得挺好。虽然他们在联合调查中因具有更多的渠道有时会碍手碍脚，但联邦调查局决没有搞迫害并想打垮情报局。

但房间里的人也非常清楚罗伯特咬定联邦调查局就是他们的